

■心香一瓣

# 梦驼铃，忆及她

□张保泉

四十余年的时光，把我由一个不懂事的小娃娃带到现在的人到中年。在时间的不断磨砺下，很多人、很多事在我的脑海里不断被淡化，甚至淡忘。但始终有一首歌在我内心深处，每每听闻都会让我回忆起那段美好的岁月。

“攀登高峰望故乡，黄沙万里长，何处传来驼铃声，声声思故乡……”秋日的午后，独自坐在电脑前，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耳边响起，那埋藏在心底的记忆也慢慢由模糊到清晰，一幕幕画面又重新浮现在眼前，尘封已久的心亦慢慢驿动，变得温润潮湿。

歌曲的名字叫《梦驼铃》，是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教我们的。数学老师是一个刚从师范毕业的女孩，个子不高，扎个马尾辫，也就十七八岁的模样。当时小学就在我们村子里，老师大都是由村里稍微有些文化的人担任，正式的老师几乎没有。所以，她应该是那个学校第一个正规班出身的老师。

她的到来，让我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，也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播撒下了希望的种子，激励着我们到外面的世界走一走，看一看。

动力源于梦想，如果说那时的我们有梦想，那就是她带给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乡村娃的，她当属我们人生由混沌到清明的启蒙老师了。

在课堂上，她永远都是面带笑容，如春风和煦。记忆中似乎从来都没有见过她在课堂上发火，哪怕是我们上课违反了课堂纪律，她也是微笑着劝我们要认真听讲。即便是我们把她气急了，拿起教鞭要打我们，教鞭落到手心的那一刻，也是很轻，像挠痒痒一样。但奇怪的是，就是这样一个个柔柔弱弱的女老师，就好像有魔力一样，我们竟然都很听她的话，信服她，不管是纪律，还是学习，我们都做得极好。

印象里她只批评过我一次，是因为周末我的数学作业没完成，周一到校后照着同桌的抄了一下。她把我和同桌叫到办公室，严厉批评了我，并给我讲了一些关于做人的道理。具体她说的话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，但她痛心的样子我还记忆犹新。至今回想，我能深深感受到那是一颗老师晶莹剔透、无私奉献的心。她的一席话，让我羞愧难当。第二天，她又在课堂上宣布让我担任数学课代表。自此之后，我的作业全都是独立完成，再没有抄袭过别人一次。

师范毕业的老师大都是全能的，小学的所有课程都不在话下。那时农村的教学条件非常落后，除了语文数学，其他的课例如美术音乐之类的就是一种奢望了。学校里有一架破旧的钢琴，脚踏的那种，还是坏着的。不知道她怎么鼓捣的，竟然给修好了。

犹记得那时我们兴高采烈地抬着钢琴走向教室的兴奋劲，简直和过年没两样。虽然琴中途不时罢工，还总是发出吱吱呜呜的声音，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学歌的积极性。也就在那时，她教会我们唱第一首歌《梦驼铃》。

稚嫩歌声从狭小的窗户飞出，饱含着我们纯真的快乐和无限的希望。那时，一颗颗小小的心灵也伴着歌声，飞向远方，飞向心中的殿堂。

每每听到这首歌，我的眼前就仿佛出现她端坐钢琴前，用心教我们学歌的情景。是让我们在枯燥的学习中，通过音乐感受到生活的美好，感受到学习的快乐。

驼铃声声，把我又带回儿时，见到我的小学老师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她叫李玉凤，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。

在教师节即将到来的日子里，听梦中驼铃声声，忆及她，也真心希望我的老师幸福安康！

■口颐之福

## 沂蒙炒鸡

□李琳

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”自古以来，鸡作为家禽，一直是百姓餐桌上的美味。

临沂炒鸡也叫沂蒙炒鸡。每当我离开家远行，归乡时，家里总会准备一盘热气腾腾的沂蒙炒鸡。吃一口热乎乎炒鸡，用母亲烙的饼蘸满盘底的汤汁，放进嘴里的那一刻，味蕾刹那间被激发了，热辣、咸香，唇齿留香。

家里来客人的时候，沂蒙炒鸡是一定要上桌的，这是一道“硬菜”。炒鸡以小公鸡为主要原料。在沂蒙山的农村，家家户户都养鸡，鸡在山上自在奔跑，也称为“跑山鸡”或“溜达鸡”，肉质紧实，鲜嫩肥美。

鸡肉剁成大块，准备好常用的葱、姜、蒜、辣椒等配料，便可以开炒了。家常版的沂蒙炒鸡，常用热锅凉油，炒黄姜片后倒入鸡肉，加花椒、八角、干辣椒，中间加水，后用生抽、老抽、盐调味。出锅前加入青辣椒段、葱段、蒜片。

沂蒙炒鸡色泽朴素，用青红辣椒、葱段点缀，才有了青、红、白三色，加上炒鸡本体的颜色，凑成“四季”四平安。这是美好的祝愿，也是沂蒙人对这盘美味的坚守。

沂蒙炒鸡配料虽少，但各种调料混合，激发出香气。鸡肉与汤汁的混合，让滋味更加丰富。配上吸满了汤汁的主食，口感更佳。

刚出锅的沂蒙炒鸡，配上刚烙出来的沂蒙煎饼或者热热的饼，蘸着汤汁吃上一口，就是故乡的味道。

有些南方朋友尝过沂蒙炒鸡后，觉得太辣了，其实沂蒙炒鸡就是要辣才好吃。家常的沂蒙炒鸡，放凉后加上土豆、玉米等配菜再次回锅，更是别有一番滋味，酸爽辛辣，让人食欲大开，大汗淋漓。就像沂蒙人的性格一样，豪爽、热情。

兼容并包的沂蒙人，为了照顾各地的口味，还开发了干煸鸡、辣子鸡等具有特色的沂蒙炒鸡。

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”唐代诗人孟浩然曾欣然赴友人的约，感受乡村友人的热情款待。今天，好客沂蒙人也常常邀请五湖四海的朋友来沂蒙，品尝地道的沂蒙炒鸡，品味热辣多彩的人生。

■诗词歌赋

## 玉米金黄

## 秋日物语

□陈赫

清风柔柔地吹过田野，收获的气息，已经布满金秋。一些玉米的果实开始用成熟回报播撒的汗水，那金黄的颗粒正在从苞壳中挣脱束缚。你看啊，它在向人们展示收获之美，它在向人们讲述——阳光充足的照耀，雨水充足的灌溉，正好换来一个农人充足的笑容。

□富永杰

告诉秋风，慢一点落下，告诉群山，慢一点赶牛羊下山，告诉树叶，晚一点给大地回信，告诉电鳗，沿途听听蜜蜂和蜻蜓的故事，告诉蚂蚁，背着粮食的路上结伴而行，告诉山雀，谢了的花会重新绽放，告诉所有赶路的人，慢一点或停一停。蓝色的天空下，大地虽透出了尘埃的一部分，但我们走过时，永远要保持光芒。

■故园情思

# 悠悠五莲山草颂

□李忠春

做出让我们口水横流的美味，吃得小肚子鼓鼓的，还舍不得离开餐桌。

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最普通，有些甚至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各种小草。

这里生长的最多的是马尾草。刚刚开春，青青的嫩芽就钻出地面，探头探脑，拼命向外张望着，东倒西歪，跌跌撞撞，一棵棵，一丛丛。朝霞映照下，泛着淡淡的红光，晚霞泼洒着，显出浅浅的金黄。它生长着，壮大着，蓬勃着，狂放着。于是，不经意间，一群群，一片片，高高低低，远远近近，在犄角旮旯，田边沟角，一边随风舞蹈，一边浅浅唱低吟，那些性格活泼开朗的，还主动向人们点头致意！

有一首歌曲《小草》这样唱道，“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，从不寂寞，从不烦恼，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。”小草们似乎是天生的乐天派，微小但不自卑，居远而不怠惰，命运多舛但没有丝毫悲观气馁。还是小年纪，刚来到人间，青青嫩嫩，就被人们采摘回家，变成了牲畜饲料；等长到了壮年，又被人们刀割回家，晾晒干了，码放在田边道旁，房前屋后，储藏起来做过冬天的柴草。当年在我们家乡，家家门前都有几个这样又高又大的草垛。人们把勤劳和辛苦放在这里，也把自豪和满足写在了脸上，这也成了当年家乡一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。

三

一方水土成就一方人。生于斯长于斯，与山水草木耳鬓厮磨，父老乡亲们也就有了和这些小草一样的禀性。每次回乡，在山中流连时，恍惚中，我又看到了他们在土路上匆匆行走，在地角边挥汗如雨，在沟坎上收拾忙碌。

我的姐姐顺英，仅比我四岁，从小就体弱多病，但因是长女，下面弟弟妹妹又多，只好辍学在家，帮着大人干活。里里外外，她承担了很多大人才能干的活，炎炎夏日去割野草，草捆重重压在背上，几乎抬不起头，回到家里已是汗流浹背，气喘吁吁。我家门前又高又大的草垛，就是这样一弱女子用汗水和泪水，一棵棵、一捆捆积累起来的。月光黯淡，浓云乱飞，她也不害怕，带着自己编织的钓虾网兜，到村南的河边钓虾，快到半夜才带着满身的露水回来。姐姐虽然身体不好，但心灵手巧，她亲手纳的鞋垫，剪的窗花，里边有兔子、猫、狗等各种小动物，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，有趣极了，有些至今我还珍藏着。她还很有艺术细胞，从小就喜欢听越剧和黄梅戏，特别爱听老艺术家王文明唱的剧目。

就这样，我们几个弟弟妹妹在学校里成长，她却把自己的青春年华，化作汗水和泪水，流到了田野里，撒在了土地

上，自己却像小草一样，不到四十岁，就因积劳成疾，离开了亲人和土地，化作了一缕春光，变成了来年的小草。

我的舅舅培松，自小残疾，丧失了劳动能力，但他身残志不残，非常要强，只要身体允许，总是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几十年来，他为老徐家的堂兄弟姐妹看了好几个孩子，平时看家护院，照顾家人这些活，都愿意来找他帮着干。

在家乡上学时，舅舅对我格外关心，利用各种机会，到一些老师和学生家里，帮我寻找各种版本的课本和学习材料。冒着高温，一头汗水，踏着积雪，浑身冷气，送到我们家。至今想起这些，我还是心情难以平静，在我记忆的田野里，舅舅这棵卑微的“小草”，一直茁壮生长着，永远高高挺立着！

家乡还有很多像小草一样的人们。考上大学那一年，我要去远在大西北的学校报到，家里人放不下心，50多岁的茂太——按辈分是我的侄子自告奋勇，主动要求去送我到火车站。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，他一路站着，替我拿着大箱子，看护着行李，累得汗流满面。下车时，他自豪地对周边人说，我是在送我小叔去上大学！听到这句话，周边人纷纷向他投来惊奇赞叹的目光。临上车前，他还不忘塞给我5元钱。后来，因为脑部出血，茂太不到60岁，就过早去世了！

逝者已矣，生者依旧。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太忠，高考名落孙山，只得回乡务农，经过一番痛苦的适应，他终于调整好状态，投入到了新的乡村生活中。我多次回家，一直很纳闷，为什么他家总是门锁高挂，一打听，原来都在田地上忙呢。多口之家，十几亩土地，春种夏锄，秋收冬藏，总有干不完的活儿。我的同学勤勤，兼职村里的环境管护工作，利用空闲时间，打扫着村里的街道。如今五莲山的几百个村子，村村都有一名或几名这样的管理员。他们都在精心呵护着这方山水。这次回家过年，在家门口看到了正在贴对联的勤勤两口，两人脸色红润，笑声朗朗。如今的很多同学和朋友，仍然散布在这方群山的角角落落，他们挚爱着家乡，像小草一样，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。

千年前，东坡居士还在词中为这方百姓留下了“余既乐其民风之淳”的动情赞誉。我深深敬佩其眼光独到，体察入微。自古以来，这里的百姓都是淳朴厚道，忠于职守，低调做人，助人为乐，与人为善，这些和小草一样的品性，已成为山里人的共同特征。

一位在京工作的邻县老乡曾对我说，你们那个地方的人和周边的人就是不一样，真好！说完还不忘以大拇指夸

■百姓记事

## 桥头挑夫今犹在

□田福民

城北桥头有几个挑夫，多年驻扎在那里，有他们在，我的心里是踏实的。挑夫的家当很简单，一辆三轮车，一根扁担。他们主要是为主顾提供搬运的服务，负重、吃苦。他们很有辨识度，身着粗布衣服，脚蹬耐磨的解放鞋。其中有一个挑夫，与众不同，他穿蓝中山装，有与行当不相称的干净整洁。他在与同行的玩笑中透露，他的中山装是他儿子淘汰下来给他穿的。

我与挑夫有过接触，十多年前，我家房子装修，去桥头请他们。他们围上来，与我谈生意。或许那天他们生意冷淡，偶有人来，激发了他们的兴致。他们一个个报着价格，十五元、十元、八元……需要说明的是，多少元是他们上楼一次的价格。

最终我以十元的价格，与一看上去路实厚道的挑夫谈妥了。我们房子的装修，是在那个挑夫的助力下完成的。

以后，遇到有人房子装修或搬运之类的苦力活，我都建议他去请桥头挑夫，他们是一种力量的存在，方便、实在。他们是这样一个群体，在现代化楼宇边缘等待，希冀一束光的照临。

每次经过桥头，我都要多看一眼他们。有活儿来了，他们就接活儿；没活儿，他们就坐在车上，打牌消遣。春夏秋冬，刮风下雨，他们天天都在。我动了几次写写他们的念头，算是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。

挑夫是怎样一群人呢？他们吃苦耐劳是无疑的，我说他们是离太阳最近、与北风最亲的人。离太阳最近，是他们夏天的状况；与北风最亲，是他们冬天的模样。他们的肌肤，经受太阳的暴晒，已泛起黑红色。人因地位的差异，相貌是有天壤之别的。受尽风雨侵蚀的人，大都褪尽了皮肤原本的白净。

我看他们有一种熟悉的亲切之感。他们似我的父亲，一样的质朴、善良、本分。父亲对生活是没有过多需求的，吃饱穿暖，就足够了。我基本继承了父亲一辈的想法。每有贪念，就有一种负罪之感。想到父亲，我总有一种默然的感动。

挑夫守着桥头，那种耐心，那种坚忍，那种心无旁骛的忠诚，恰似父亲对他认定的事情的守望。比如父亲做木匠，他一辈子就想着把木匠做好，没有其他杂念。事实也是如此，他的木匠活儿，在我们方圆几十里，是最出名的。那些挑夫，似乎那桥头，就是为他们设立的，你什么时候去，他们都在。好像有一个无声的约定，一声招呼，他们就应一声：“来了！”

前几天，我认识了一个挑夫。交谈中，他透露，他就在城北桥头做挑夫。我问：“怎么样？生意好吗？”他说：“还好。”他对现状是满足的。满足感，就是幸福感。

我觉察到了挑夫的伟大。一个“挑”字，显出他的担当。我们这个社会，需要提倡这种担当。重担一肩挑，需要这种担当的地方太多了：家庭的担当、婚姻的担当、事业的担当、道德的担当、正义的担当……“挑”是凭体力挣钱养家，不为情；“挑”是实实在在的、看得见的劳动。“挑”这项劳动流出有形的汗水，透明的，剔透的，颗粒的汗水，似挂在天宇屋檐下的官灯。



油画《回乡路》

景广新画